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

治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

夏生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

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

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

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

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

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

也又有五父之衢也耶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

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腰經季氏饗士孔子

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

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

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

商湯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

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懿公之長子厲公

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服虔

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敬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

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偃俯

皆恭敬之兒也循牆而走杜預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

是人亦不敢侮慢饋於是粥於是糊余口杜預曰於是鼎中為

饋粥饋粥餽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

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

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

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

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

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

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
平嘗為司職史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
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
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
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
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子
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
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
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

能富貴竊仁人之號

土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

送子以事

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
辨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
者毋以有己

土肅曰身父母之有

為人臣者毋以有己

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
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
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
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
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

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纍紕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戾其後頃之魯亂孔

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

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周氏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齊人稱之景公問政

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

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

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

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

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

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
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
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
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
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
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
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一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

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

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

於乾侯定公立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

相子嗣立季相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獲羊而言狗

問仲尼云得狗故謂之怪也者以孔子博物測之

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

夔罔閭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

也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種

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雄未成者也吳伐越墮會稽

王肅曰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吳使使

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

會稽山韋昭曰群神謂主山川之君防風氏後

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違命後其節專

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

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

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社稷為公侯

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皆屬於王者客曰防

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

韋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吳郡永安縣晉太

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為鰲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

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客曰人長

幾何仲尼曰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

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案長者不過十之數

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於是吳客曰善

哉聖人相子嬖臣曰仲梁懷於陽虎有隙

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

其秋懷益驕陽虎報懷相子怒陽虎因囚

史世家十七
相子與盟而驛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相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相子相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

子孔子循道彌夕温温無所試莫能已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僮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

方故曰東周也

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

何晏曰興周道於東

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

徐廣

曰司馬彪曰今在祝其縣也

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

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略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袂矛戟劔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

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

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

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

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

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

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定公十三年

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

雉之城三肅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使仲由為季氏宰

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郕

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郕鄉亭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

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

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

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孔子命申句須

樂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

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二子奔齊遂墮

費將墮成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公斂處父服虔曰成宰也

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

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

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

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
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
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吳
夫亂政者少正郊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
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
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
供其職客未而
有在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
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
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

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
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馮
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
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
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
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
王肅曰
膳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
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
行宿乎屯屯在魯
之南也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

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

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

以出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故且優游

以終師已反栢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

實告栢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

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

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

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

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

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

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

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

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

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

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

夫子在己無所致死也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

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没其

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于斯文也

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

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

馬融曰如予何猶言柰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柰我何言不能違天

以害已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

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

月餘反乎

衛主籛伯王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

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

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

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

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

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荅焉子

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

厭之

蔡謨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

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

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

搖市過之

徐廣曰招搖翔翔也

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

好色者也

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奔邪

而反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

孔子去曹適宋

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

過宋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

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

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

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子何孔子適鄭與弟

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

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

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

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

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景然不得志之兒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擲有席而祭顧望

無人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

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

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

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

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

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擊鳥

今之鷄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陳湣公使使

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

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

百蠻夷秋之百種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

之財賄而來貢

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

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

分大姬

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

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

同姓以珍玉展親

韋昭曰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

分異姓

以遠方職使無忘服

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

故分陳

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韋昭曰故府舊府也

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

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

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

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

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

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

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遇

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

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

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

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

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

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

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

蒲適他國而男子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

人恐懼欲保西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

叔同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

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

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暮年而可以行其

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

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

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

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

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

於涅中而不黑君子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

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

雖在濁亂不能汙也

滯一處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

擊磬乎 何晏曰蕢草器也 硜硜乎莫已知也夫

而已矣 何晏曰此硜硜信已 孔子學鼓琴師襄

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

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

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

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

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

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

而黑 王肅曰黯黑兒 幾然而長 徐廣曰詩云 眼如望羊

王肅曰望羊 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

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

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 徐廣曰或作鳴

鳴犢舜華也 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

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

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

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后從政

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
 殺夭則騏驎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
 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
 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
 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平陬鄉作為陬操
 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王
 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
 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
 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本未立不可教

也末 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
 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
 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
 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絰偽自衛迎
 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
 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
 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相釐廟燔南
 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相
 釐廟乎服虔曰相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相倍也已

而果然秋季相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相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少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

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吾不知所以裁之

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

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

子贛知孔子思

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

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

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

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

徐廣曰哀

公四年也

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

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

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孔安國曰葉公名諸

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

孔子聞之曰由爾

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

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

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

鄭玄曰耦廣五寸二

耦為耦津濟渡處也

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

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

矣

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

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

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孔安國曰悠悠者問流之兒也言當

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

且與其從辟人之士

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

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也

耨而不輟

鄭玄曰耨覆種也輟

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者

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何

曰為其不達已意而非已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同

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

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

包氏曰丈人老者蓀

名草器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

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曰不勤勞四體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也

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除草曰芸子路以告孔子

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孔子

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公四年軍

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

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

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

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

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

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

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興起也

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

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子貢色作孔子

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安

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孔子曰非也予

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皆舉

也故不待學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

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

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

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

故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通

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

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

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

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

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

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

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放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

未必能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已

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

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

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

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

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

下莫能容雖然天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
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
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
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
爾宰

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
汝主財言志之同也

於是使子貢至

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
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

服虔曰
書籍也

楚令尹

子西曰王之使汝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

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三
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
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
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
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
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
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
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
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孔安國曰
接輿楚人

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

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兮

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

白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

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曰包氏

下車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

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

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

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

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

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

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

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融

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

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

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

之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君子於

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

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

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

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

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

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

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

對曰欲召之則母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

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姬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以名疾問

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

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己木以喻所之之國

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

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

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

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

之廢置邪

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

從其所好也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

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

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

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

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包氏曰徵成也杞宋

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

足則吾能徵之

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

何晏

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者也

以一文一質周監二

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

也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

其可知也始作翕如

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

縱

之純如

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和諧也

皦如何晏曰言皦如其音節明皦

如也以成

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

吾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

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古者詩三千餘篇

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

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
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
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
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
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
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
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
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
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

受業者甚眾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何晏曰四

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絕四无意

何晏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也

无必

何晏

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

无固

何晏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

无我

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

所慎齋戰疾

何晏曰此三者人不能慎而夫子慎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何晏

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

不憤不

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

鄭玄曰孔子與人言

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悻悻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端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

不重教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

王肅曰恂恂温恭貌

也 其於宗廟朝庭辯辯言唯謹爾 鄭玄曰唯辯而謹敬

也 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 孔安國曰中正之貌也 與

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孔安國曰和樂貌 入公門鞠躬

如也趨進翼如也 孔安國曰言端好也 君召使償 鄭玄曰有

賓客使迎之也 色勃如也 孔安國曰必變色 君命召不俟駕

行矣 鄭玄曰急趨君命也 魚餽肉敗割不正

不食 孔安國曰魚敗曰餽也 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

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

者雖童子必變 包氏曰瞽音 三人行必得我師 何晏

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無常師 德之不脩學之

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 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

之 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 王肅曰怪

怪異也力謂若鼻盪舟鳥獲舉干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弑所

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 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著

見可以耳目循也 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

已 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 顏淵喟

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不可窮盡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恍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

善誘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博我子正以此道進勸人學有次序也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

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

誘猶不能及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

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

博學道藝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成一

乎執射乎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

甲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牢者弟子子字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

我不見用故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數

多伎藝也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服虔曰

名魯田圃之常處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服虔曰

蓋今鉏野是也取之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

仲尼曰河不出圖雉不出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

至也顏淵死孔子

曰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輔佐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證者也

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

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狩聖人之類也

時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將歿之證故云爾

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

貢曰何為莫知子

何晏曰子貢怪夫子何為莫知已故問之

子曰

不怨天不尤人

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知已亦不尤人

下學而

上達

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達天命

知我者其天乎

何晏曰聖人與天地

合其德故曰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

乎

鄭玄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

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包氏曰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

也 行中清廢中權

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我

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准義所在

子

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

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

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

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

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

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

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

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

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
 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為春秋筆則
 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
 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
 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明
 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
 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
 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柱摧乎
 哲人萎乎王肅曰萎頓也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

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王肅曰傷道之不行也夏人殯

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昨暮予

夢坐奠兩柱之閒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

鄭玄曰明聖人知命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

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

愁遺一老王肅曰弔善也愁且也一老謂孔子也俾屏余一人

以在位榮榮余在疚王肅曰疚病也嗚呼哀哉尼

父母自律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母以自為法也子貢曰君

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

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死

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

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

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

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

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粉維離女貞五味弟子薨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

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

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

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

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

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

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

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

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

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

小相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

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白字子

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
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
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
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
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
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
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
卒安國生邛邛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
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
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
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
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
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
聖矣

孔子世家第十七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
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庸耕輟耕之壟上
悵恨久之曰可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
曰若爲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
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蘄縣
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
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

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

下卜之鬼乎

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瓚曰假訖鬼神以威眾也故勝廣曰此教我威

也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

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漢書

音義曰罾音曾文穎曰罾魚網也

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

以恠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

中

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焉

夜篝火

徐廣曰或作帶也篝者籠也音溝

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

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

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

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

挺徐廣曰挺猶脫也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

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兩皆已失期失

期當斬藉弟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弟次第也應劭曰藉吏士

名藉也今失期當斬就使藉弟幸得不斬

也弟且而戍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眾也蘇林曰

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

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

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

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

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

以東攻鉅鄆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陳餘皆在沛也

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

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

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

三老豪傑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

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

楚國之社稷功且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

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
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
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
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
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
城立襄彊為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
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
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
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

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漢書音義曰房君

璚曰房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嘗

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事春

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

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

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

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

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

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白到軍

史記卷六十八

遂不戰

徐廣曰十一月也

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

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

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

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
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
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
徐廣曰今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
之臨齊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
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
欲立六國後以樹黨
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
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
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

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
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
至必大敗不知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
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
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
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
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
陽城以自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
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

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

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徐廣

日一作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

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

駟案地理志泗水國有陵縣也銍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

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

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

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

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言軍吏曰武平君

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

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

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

軍破張賀死臈月張晏曰秦之臈月夏之陳九月

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

秦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陳王故洧人將軍

呂臣應劭曰洧人知謂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晉均曰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令誨者駕令洧人

取冠為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

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

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小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今於天下曰儋

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秦下之呂將

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駟案鄱音婆艾布居江中為群盜陳勝之起布歸鄱

君吳內故謂之鄱盜者也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

左右校破之青波駟案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

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

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

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

自辨數乃置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不肯為通陳

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

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

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楚人

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

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

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

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群臣諸

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

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

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

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

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

十家碣至今血食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駟按班固

奏事云大史遷取賈誼過秦二十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十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

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

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

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

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

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

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邵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

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
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
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
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
至尊而制六合執敵扑以鞭笞天下威振
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
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貫弓而報怨於
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
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
鋌徐廣曰一作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
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
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

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
俗然而陳涉爰牖繩樞之子音亡更反隸之人音亡更反

曰田民曰田

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

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
行伍之間俛仰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
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
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
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
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
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
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
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

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
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陳涉世家第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
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
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
娥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
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
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
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
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

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
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
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
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
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

徐廣曰姁音況羽反
呂右姁字長姁也

為高祖正后

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
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

呂后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
寵踈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
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
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
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
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
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

后崩合葬長陵

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
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

也諸陵
皆如此

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

誘其統

徐廣曰一作秉

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

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媪內其女於魏宮媪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

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皋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

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
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
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
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
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
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
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
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
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

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
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
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
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
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
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
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
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呂后會葬
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

徐廣曰霸

陵縣有
軹道亭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
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
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
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
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
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
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
女嫖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

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
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
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
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嫖為長公主其明年
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
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
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
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
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

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徙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

時與我決於傳舍中正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

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
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
爲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
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竇氏
凡三人爲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
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
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
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

臧荼孫也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曰
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
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
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竒
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
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
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
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
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

姁兒姁生四男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太后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曰讓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

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嗾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景帝

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次為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

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

出平陽侯邑

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

子夫為平陽

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王求

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被

徐廣曰三

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呂后本紀亦云三月被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故或定之也

霸上還

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
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
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驩甚
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
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
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音不復幸武帝
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
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

召而立衛長若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
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為太
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
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

力焉徐廣曰即景帝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

夫大幸志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
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
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
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

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封爲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爲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爲侯及衛

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爲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爲昌邑王李天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旣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爲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爲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

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士之士女不可
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
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

曰名俗

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

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

名媽

素得幸

武帝承閒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
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
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

門

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

乘輿馳至長陵當小

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
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
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
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
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獲大姊何藏之
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
宮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
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

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
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
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
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
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
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
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
王安太子妃也
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
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
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
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
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
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
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
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
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
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

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姪為
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
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
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
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
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号姪娥舉
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

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
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
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
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
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
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
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
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
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

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

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

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
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
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生
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
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
懦之所及也謚為武豈虛哉

史記外戚世家十九